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透过俄乌冲突看混合战争美俄角力

■李相影 万家宁 夏振宁

俄乌冲突是美俄战略博弈下的一场较为典型的混合战争。在这场较量中,美俄出于各自战略利益需要将乌克兰作为混合战争的主战场,双方综合运用了战略威慑、经济制裁、外交施压、舆论斗争、内部瓦解等多种手段。冲突角逐看似打打停停,实则从未真正罢手休战。通过分析这场冲突,对加深认知现代混合战争的特征不无裨益。

一

西方传统地缘战略学者认为,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成不了帝国,如果把乌克兰纳入西方地缘政治版图,基本上就宣告了俄罗斯帝国梦的破灭。

美国发动混合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割裂俄罗斯和乌克兰传统联系,进一步绞杀打压俄罗斯,其采用混合战争的方式主要有两大战略考量:第一,攻击方式隐蔽,避免冲突升级。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对美国形成巨大战略威慑,美国极力避免与俄罗斯升级至核战争。采用混合战争方式可以通过代理人,隐蔽实施攻击行动,或者通过国际组织间接影响和干扰俄罗斯内部稳定,从而避免与俄罗斯爆发面对面的直接冲突。第二,对抗成本低廉,有利于维持霸权地位。美国不希望长期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选择混合战争可以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同时打赢一半场战争的能力,长期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美国积极采用经济制裁、军事援助和颜色革命等混合战争手段不断蚕食北约与俄之间战略缓冲地带,持续压迫俄罗斯战略安全空间,企图隐蔽而彻底地困住俄罗斯。

俄罗斯借力混合战争。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混合战争的进攻,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力量无从发力,外交上对美国及盟友破坏国际战略稳定的强烈抗议也遭到无视。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下,俄罗斯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将混合战争理论与俄罗斯自身实际相结合,并运用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取得不俗的战绩。俄罗斯的战略考量是:第一,混合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隐蔽侵略,以俄罗斯当前国力,战略核威慑和常规作战行动难以应对混合威胁,必须以混合战争对混合战争将对手打痛,才有机会赢得和平。第二,美国及其盟友综合实力强大,若在主要领域与其展开正面对抗将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运用混合战争理论实施非对称作战,攻击对手安全体系的弱点,同时

分化瓦解其联盟体系,将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此,俄罗斯借鉴美国混合战争的手法收复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势力,令美国及盟友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同时运用能源优势分化美国及盟友,极大地摆脱了安全窘境。

二

美国和俄罗斯借用俄乌冲突实施的混合战争攻防,虽然没有明确的战争时间表,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能够发现其中有着攻守转换的阶段性格印。

美方战略进攻。随着北约不断东扩,美国及盟友对俄罗斯逐渐形成包围之势,俄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逐步减少,乌克兰地区成为了双方博弈竞争的焦点。俄罗斯原本通过经贸联系尽力维系与乌克兰的紧密关系,但美国及盟友煽动乌克兰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并以制裁威胁乌克兰政府,还秘密渗透利诱乌克兰军方倒戈,从而推翻亲俄政府,使乌克兰陷入动荡之中。这个阶段,美国将颜色革命作为混合战争的主要行动,抓住乌克兰社会矛盾突出的特点广泛渗透,通过舆论战、信息战极力丑化乌克兰政府,大力支持反政府派别,最终扶持代理人上台,达到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地缘安全环境的政治目的。

俄方战略反击。俄罗斯积极面对西方攻势,以攻为守应对实施反击。在克里米亚通过舆论激发俄罗斯族人的分离愿望和亲俄情绪;派遣“小绿人”快速占据要点,指挥代理人行动;快速部署部队控制局势、形成强大威慑;并通过信息战拉拢降级成建制的乌克兰军队;最后组织独立公投依法收回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利用居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通过情报支持和武装培训等,将乌东分裂行动从游行示威发展到武装斗争,形成与乌克兰政府对峙。在能源领域与欧盟多国合作建设“北溪2号”管道,增加了欧盟对俄能源依赖和俄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削弱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和过境制约,改善自身被孤立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这个阶段,

俄罗斯利用非国家行为体实现乌克兰部分地区政权更迭,采取隐蔽模糊的行动控制冲突烈度,使美国及盟友难以找到军事干预的充分理由;并且在能源、气候、反恐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改善自身被孤立的国际地位,实现摆脱美国战略包围的目的。美国面对俄混合战争反击缺乏准备,反应不及,只能在事后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双方战略相持。美国及盟友针对俄罗斯发动的猛烈的混合战争反制行动,先是启动新一轮经济制裁,企图让俄罗斯的经济雪上加霜;然后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多个军控协议,向俄罗斯施加军备竞赛的压力;接着向俄罗斯密集发动舆论战和外交战,驱逐外交官,舆论攻击政要,炮制特工中毒案,极力抹黑其国际形象;最后动用优势的常规军力频繁行动,在演习、巡航、部署和侦察等行动中制造摩擦。其意图通过多个领域的施压消耗俄罗斯国力,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俄罗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和化解。一是通过核威慑实现对美国及盟友常规军力的反遏制,令美国及盟友不敢轻举妄动;二是通过战备检查、演习、战斗值勤等积极的军事行动对小规模摩擦予以回应;三是通过经济、能源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分化美国盟友,使其在重大安全议题上出现分歧,同时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四是积极引导国际舆论,在军控、气候、难民等议题上揭露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树立自身正面形象。这个阶段,美俄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混合对抗。目前,这一态势仍在持续。

三

美国和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所展现的混合战争攻防,为世人认知研究混合战争和反混合战争提供了鲜活实践,留下诸多启示:

综合博弈是混合战争的本质要求。混合战争是国家(集团)间综合的战略对抗,具有不宣战、不承认、不动员、不间断的特点。不宣战且不承认敌对行动,便于将作战行动融入经济、外交等国际活动中隐蔽实施,使对手放松警惕;有利于平战结合,正常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为战争积蓄力量;避免受到贸易、交通、金融等方面的封锁和制裁,有利于保障战争资源;还可以通过外交、法律和舆论等渠道限制敌对方常规军事力量对于己方弱点的毁灭性打击。不动员可以避免影响本国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有利于长久作战。相比传统战争模式,混合战争拥

有更丰富的战略博弈手段,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渗透影响主要对手,根据对手的具体特点定制威慑和攻击手段,以速度最快、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赢得战争。

军事能力是混合战争的战略支撑。混合战争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能解决全部国家安全问题。虽然混合战争行动可以在灰色地带迫使常规军事力量束手束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军事能力不足的话,打混合战争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混合战争中的军事战,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军事力量的多样化非战争运用,为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非军事手段提供战略支撑,必要时通过直接军事行动加速战争目的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及盟友对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混合战争行动难以及时有效做出反应,随后集中大量常规军力实施威慑、侦察和骚扰。面对强大的常规军事威胁,俄罗斯无法运用混合战争手段直接抗衡,也无法凭借相对弱势的常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长期消耗,只能调整《俄罗斯联邦国家核遏制基本政策》,运用战略核武器威慑敌人的常规军事行动,以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保证其实施混合战争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以弱胜强是混合战争的重要呈现。强弱弱败是战争的基本规律,但是强弱弱败同样内含着以弱胜强的战略契机。美国和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混合战争实践表明,加强混合战争本质和制胜机理研究,找到反混合战争的最佳方法,就能够在总体弱势中通过运用部分优势或凝聚局部优势从而谋求胜战可能。俄罗斯在综合实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运用混合战争手段直指美国及盟友的薄弱环节,改善自身安全形势,其根本在于重视混合战争研究,善于把控混合战争的进程和节奏,并对双方隐蔽对抗的可能性及其性质、目标、任务、企图进行综合评估,形成以“格拉西莫夫战法”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在战争实践上,俄相关部门跨域密切协同,充分利用地缘、血缘、资源等优势,将多领域战争潜力汇聚在最重要节点,同时精用、巧用、慎用军事力量,创造性地实施了政治军事战、特种战、信息战等俄版混合战争作战样式。



《加强反混合战争问题研究》 延伸阅读:

「非对称」优势怎么达成

■胜凯崇山

群策集

●非对称作战,即交战双方使用不同类型的部队、不同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的作战。其制胜机理是通过灵活运用力量、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要素,谋求即时优势,达成作战胜势。

纵观战争发展趋势,大规模歼灭战、阵地战等物质消耗战已不适应信息时代快速精准打击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以网络信息体系为基础的制网战、速决战,其强调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形成“非对称”优势,即达成局部制网态势。未来应对强敌,非对称作战仍是我军制胜的重要手段。

通过情报先行达成信息非对称优势。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提高情报信息获取、处理、分发效率有助于实现对敌认知的非对称。要综合构建多域侦搜体系,畅通本级情报链路,衔接诸军兵种、地方情报部门等情报信息,实现情报全面共享;要采取多源情报印证、推理归纳等方法,去伪存真,多方式印证情报真实性;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近实时处理情报,去粗取精,确保情报有效性。

通过敏捷指挥达成决策非对称优势。现代战争决策周期不断缩短,“以快制慢”已是现代战争遵守的作战法则之一。通过快速决策形成决策的速度优势,在指挥体系上,纵向上要压缩指挥层级,横向上要打通协同链路;在指挥方式上,采取任务式指挥,以利于快速、灵活应对战场突发情况;在指挥手段上,依托网络信息体系确保指挥信息实时流转,在加速自身OODA循环中提高决策效能,进而让敌人陷入“认知困境”“决策困境”。

通过以实击虚达成战术非对称优势。避实击虚历来是兵家制胜法则之一,尤其是现代战争,分布式部署、集中式作战成为发展趋势,信息、网络节点不断增多,要害“穴位”不断增加,形散力聚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力量分散使得体系中“虚位”增多,依托网络信息体系快速集中兵力,击敌要害、肢解体系成为制胜最佳途径。不断提升高敌情收集的详细度和清晰度,收集敌作战思想、作战装备性能、作战体系结构等信息,精心整理挖掘情报数据,画出作战对手理论思维图、力量谱系图、装备性能图、体系结构图,确定敌作战重心和关键节点,围绕暴露出来的弱点和漏洞,筹划己方兵力,精心设计行动,迅速组织实施,予敌致命一击。

通过新质运用达成质量非对称优势。“以能击不能”是非对称制胜的理想结果,也是最高目标。新质作战能力具有“降维打击”的优势,已成为实现以能击不能的有效手段。用好新质作战能力,要围绕提升对战略作战、联合作战的体系贡献率,加强新质作战能力建设

顶层设计和长远筹划,精细勾画目标清晰、压茬推进、迭代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要以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尖端技术为关键支撑,以模块化体系化运用规律为基本遵循,重构重塑作战理论体系;着眼作战单元多域联合、作战要素跨域集成、作战体系全域融合,统筹构建新型武器装备体系,加快新质作战能力实战化应用步伐。

通过隐蔽突然达成时空非对称优势。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进攻某一运动中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人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现代战争因侦察手段不断提升,想要达成作战突然性难度增加,如果能够抓住短暂的“窗口期”,于敌未动、趁敌未觉,先敌出手,打出“时间差”“空间差”,则有功于形成时空非对称优势。实现即时聚焦,要求针对敌特定目标,通过灵巧运筹时空要素,在有利的时空范围内塑造聚变窗口;通过创新力量编组实现不同域间力量功能耦合,作战效能涌现;通过优化作战设计,科学设计作战阶段划分和衔接,尽早实现作战阶段转化;通过创新指挥方式和手段,着力提高OODA循环速度,实现战力和作战效能的高速流动和聚集。

提高指挥员科技素养

■李建华

挑灯看剑

作为联合作战指挥员,既要有政治头脑、军事头脑,也要有科技头脑;既要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也要提高科技素养。科技头脑不强,科技素养不高,是当前联合作战指挥员的突出短板,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认知战争、设计战争、驾驭战争的水平。

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科技就是核心战斗力、核心竞争力,谁拥有先进科技,并能够很好利用这些科技,谁就能掌握制胜先机。从战争形态的演进看,冷兵器战争时期是材料主导、体能较量、人力中心,热兵器和信息化战争时期是能量主导、技能较量、平台中心,信息化战争时期是信息主导、智能较量、网络中心,科技在其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从军事竞争的格局看,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加速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谁能谋求军事技术新优势,谁就能占据先机,更应在实战化的对抗演练甚至实战中发现和挖掘。目前,新型作战力量强势登上战争舞台,不仅改变着作战制胜的方式,也推动着作战样式创新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成熟运用的设计驱动。其作战潜力的发挥,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事作战指挥艺术的突破和运用。

运用能力的综合,必须从学科技、懂科技、用科技抓起。指挥员要带头学装、知装、用装,做到通性能、懂操作、善运用。追踪前沿,对人工智能、高超声速、量子技术、大数据、物联网、脑科学等前沿动态,及其军事应用价值,要敏锐捕捉、密切关注、跟进掌握。盯紧战场,要熟悉对手的科技装备、科技素养、科技能力和科技手段,明晰对手科技支撑的优缺点。要自觉学科技,不能停留在一般知识的熟知记忆层面,还要搞好专业化内化,培育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运用科技设计战争、创新战法的意识和能力。

践行科学精神赋能科技强军。要赢得军事竞争主动,必须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强军。作为部队指挥员,要强化担当、大事抓办,掀起学科技用科技热潮,不断打牢部队科技基础。大力抓好新型武器装备运用,加强体系化、实战化、常态化运用,加强复杂环境、极限条件下运用,加强跨军兵种联合运用,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充分挖掘科技潜能,最大化地发挥体系作战效能。大力推行“理技融合”的战法创新,钻研科技要以打仗为牵引,创新战法要以科技为支撑,打造指挥员、战斗员、军事专家、科技人员“四位一体”创新团队,夯实装备打仗基础。大力优化科技支撑环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积极为科技人才发挥作用搭梯子、建平台,让想创新的机会、能创新的有荣誉、拿出创新成果的有地位,使官兵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汇聚起科技强军兴军的强大力量。

透视新型作战力量发展链路

■智轺 赵高博 智海涛

谈兵论道

当前,从世界范围内军事实践来看,新型作战力量主要包括太空作战、网络空间作战、无人作战、智能作战力量,以及运用高超声速飞行器、动能武器、定向能等新型武器装备的作战力量。

新型作战力量源于新型领域战略安全。新型领域是随着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军队使命延伸,在人类战争的实践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空间和新领域,是国家安全新的战略制高点。新时代,新型领域主要涉及当前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太空、网络、深海、极地、智能和生物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超越和凌驾于传统领域,具有天然优势,先入者就能占据有利位置,掌握规则制定权,进而赢得战略先机。在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战争实践也反复表明,一旦某一方率先涉足新领域,就能引发双方战斗力的代差,从而快速打破战略博弈和攻防对抗平衡。这种非对称性,使其对传统作战力量构成了终极威胁,成为碾压传统力量的战场新锐。为此,世界军事大国都在积极发力新型领域,不

断借助和运用更新、更快、更精确、更智能的武器装备来组建新型作战力量,谋求战略优势。随着我国安全利益的拓展,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打造具有非对称制衡能力的新型作战力量。

新型作战力量基于国家高科技实力。新型作战力量是现代高科技的复合体,任何一种新型作战力量的产生都离不开新兴科学技术的支撑。传统作战力量所依赖的科技日渐衰落,新的科技战斗力效能正在新型作战力量中孕育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军事领域的创新发展以及战争形态的演变,证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军事运用正在不断催生新的作战装备和作战力量。工业革命催生了飞机、坦克、舰船、火箭等重型武器,推动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形成;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信息武器、卫星、导弹、预警机等信息化装备,促使战争形态向信息化转变;目前正在进行着以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型作战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内生动力。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纳米生物技术、高超声速等新技术支撑下,武器

装备正在快速向无人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无人智能化作战力量初现端倪,呈现出“集群作战”“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等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战争形态与作战样式的演变。

新型作战力量成于科学合理结构编成。结构力决定战斗力。结构编成先进才有战斗力的先进性,结构编成落后纵使技术先进,理论先进也难以实现战斗力的先进性。新型作战力量必须适应先进技术与武器装备的要求主动进行结构与编成的变革创新;科学合理的新型结构编成将是新型作战力量的本体形态,也是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载体。熟悉历史的人会发现,拿破仑高度关注火炮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军队的结构编成带来的巨大改变,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主动推进以炮兵为核心的军事变革,率先建立了军、师编制的步、炮、骑合成部队。这是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新型结构编成,火炮的地位从支援兵种转变为进攻型部队,成为攻防兼备的战场决定性力量。显然,新型作战力量的结构编成,既要能够适合独立作战,也要能够适合联合作战;可以依靠某一新质作战能力独立遂行任务,从而在对抗中形成局部或全局优势,同时也可以与其他作战力量联合使用实现新质作战能力与传统作战能力融合,促进军队作战体系整体优化,牵引带动作战能力整体跃升。